

探討生命文化的人文精神教育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istic ducation of the life culture

劉易齋

Prof.Liu Yi-chai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發展中心教授兼學務主任

Hsin Sheng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and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

摘 要

人文是人類各民族在生存發展過程中，為適應時空與創發生機所積累而成的思想結晶和生活型態，它的表現模式概分兩大系統，其一是具象的歷史文獻、文物、建築、制度等形式，其二是抽象的思想、觀念、價值、習慣、規範等意識行為。總體而言，它是具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相融盪的生命文化徵象。

在我國豐沛龐大的生命文化體系裡，人文的思想源流肇建於易經「天人合一」的意涵，而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乃奠基於「做人」的倫理意識以及凌越物質與精神二元對立的超越意識。東漢之後，當儒家的倫常價值體系與印度的禪學對遇，即逐漸濡養、衍生出超然物外而又還諸自然的生活實踐氛圍。

從生命文化的發展形式觀之，人文是流體生命中的活水源頭，它不僅能為民族蒼生標定生命的意義和進路，也能在不斷變遷的時空事物中自我更化出具有精神免疫能力的核心價值。

為體現生命文化中的人文思想脈絡，論者嘗試從經典智慧、文化基因和成就典範等三大綱領中來詮釋人文精神的內涵。並且從檢審臺灣人文素質的落差、倫理與品德的重塑工程等面向，來落實人文精神教育，希冀藉由縱橫時空的整體反省和統合，為民族慧命的新傳與發展尋覓一條可供更化發展的生命文化進路。

關鍵詞：生命文化、人文精神、文化基因、經典智慧、天人合一

Abstract

Culture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ideas and lifestyles, which were formed and accumulated by every human ethnic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o adapt to the time and space. It was divided into two modes in the system, one is the concrete historical documents, cultural artifacts, buildings, systems, etc.. The other is the abstract ideas, concepts, values, habits, norms, etc., those of conscious behavior. Overall, it is a signs of life, which blended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together.

In our Abundant and vast life cultural system, The humanistic ideas were originated from "Harmony" in "the Book of Changes".(Yi Jing),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hinese n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life" and the binary oppositional spiritual awareness, which transcended the material and the mind.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en Confucian value system met with Indian Zen ethics, the natural life practical atmosphere, which was detached and aloof from the material, formed gradually.

From the view of life cultural development, culture is a running water source of fluid life. It can not only calibrate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emarcate the road for a nation or common people, but also can find the core value, which possesses spiritual immunocompetence, in the chang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things. To reflect the lif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thought, the author try to explain the content of human spirit from three major programs: the classic wisdom, cultural gene and achievements. And from viewing and reviewing the unwholesome quality of humanism, ethics and morality in Taiwan author try to find ways to implement the Humanity Education for the hope that through self-examination and integration, we can find a road, that can help our nation to develop and renew our life culture.

Key words : life culture, spirit, cultural genes, classic wisdom, Harmony

壹、前言

「生命文化」是一門整合性的學問，它的系統既嚴謹而又分化呈扇狀型態，要瞭解它的內容，必須從「概念界定」的確認到「綱領」性的架構呈現，然後再將各個分化系統做一個符合邏輯又合乎層次感的脈絡鋪陳，才能完整地勾勒出這一個富麗生命體系的深層結構及其整體概貌。

生命的成長與變遷，在特定之時空環境中，經由人文化成的薰染過程，產生情感認同、經驗傳習、價值確認、信仰皈依、智慧闡揚、制度建構、倫理規範、道德涵養、文物演創、典範樹立、生活實踐與文明進化等系統性的生命統合徵象。

簡言之，所謂「生命文化」就是人文化成的過程、功能和結果，而人文精神乃是生命文化經過精嚴淬煉所融鑄而成的生命核心價值。

從民族發展的經驗法則來觀察、檢審，人文精神的精粗、雅鄙、清濁、寬窄、深淺與否，關係著一民族國家的興衰存亡。而人文內涵之是否能與時俱進或抱殘守缺，也將深切地影響其國族人民的文明發展，故知，擁有深邃豐韌的人文精神已成為各先進文明大國的國家文化戰略之重要指標。

貳、人文精神的本源

生命文化是涵育人文精神的養分，而人文是人類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融盪相濡、均衡發展的表徵，它的起源來自人類體察宇宙人生之動念，反省生命意義進而探索生命奧秘。在憂患共命的歷程裡，依循自然法則，以求身心安頓；在變遷發展的時遇中，善用良知良能，克服困難，回應挑戰，提升生活品質；在學習成長的進程上，實踐倫理美德，積累智慧涵養，成就真、善、美、聖的全人境界。

一、人文寓「天人合一」之意涵

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¹。這是中國傳統經典中素有經王之稱的「易經」，對於人文緣起所揭示的啟蒙之道。它一語點破了作為一個全人所應為的「天人合一」作法，對於順應自然法則、咸通萬物規律的竅門，提示了必須由近而遠、由內而外的循序漸進要方，並且藉由通天徹地、含賅萬象的八種符號、八項元質，就可以通達抽象的、超物質的生命核心，也能夠體現具象的、萬物咸亨的生活脈絡。

易經繫辭上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²。這一則對句，充分詮釋了人文教化的經緯和要則，那就是為政治性與社會性的人類界定了倫理、秩序、禍福的綱常，它具有規範的意涵，也提示

¹ 徐芹庭〈易經研究〉初版，台北：五洲出版社，民國 68 年 12 月，頁 14。

² 徐芹庭，同上，頁 279。

了人們必須在效法自然法則、順應時空環境的生涯過程中，守經達變、知所進退，以求生命的和諧與均衡。

人文精神在現實情境中，是經由人與事物以及人際之間的對應，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涵養。它展示的型態未必華麗，卻能如玉蘊珠藏般流露出一股溫潤的智慧光澤；它表達的符號未必耀眼，卻有一絲絲予人感生恬靜之美；它創作的過程未必順遂，卻在成就精品之後呈現出高雅的氣質。人文精神之可貴，就是如此不隨流俗，能夠在喧鬧的、孤寂的、坎坷的、限制的、匱乏的、艱困的、對立的、渾濁的境域裡，經由「克己復禮」的工夫，綻放人性的光芒，布施人情之慈善。

二、易經「觀卦」的人文化成之道

易傳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中國人文思想的濫觴，在「人文化成」與「文明以止」³的融攝、規範過程中，建構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意義和社會價值。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是藉由自然法則，通達人與時空，人與萬事萬物和諧共生的生命發展進路。

「人文」可以說是人之做為(天地萬物的)參贊者，參贊於天地之間，經由語言、文字、符號、象徵的系統去理解、詮釋這個世界，並展開其實踐活動。這是上通於形而上之道，下達形而下之器，通徹天地人(三才)的志業⁴。因此，在「人文化成」的理念指引下，人之異於禽獸，人的品格高下，人與宇宙萬物的關係，乃至人的生命意義、生涯發展與生活重心，就有了賴以遵循的準繩、法度和脈絡。

參、人文精神的內涵

一、學「做人」是人文之基礎

中國近代賢哲潘光旦教授在 1934 年發表的「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幹」一文，將中國人文思想的內涵概分為四個面向：(1)對人以外的各種本體，(2)對同時存在的別人，(3)對自己，(4)對以往與未來的人⁵。潘教授所提示的第一個面向，體現了人對全方位生命的關懷意識；第二個面向，體現出人際關係的社會意識與倫理規範；第三個面向，體現了對於具足身心靈三位一體的己身生命之反省意識；第四個面向，則是生於時空大流之間的人，如何以有限的形軀來鍛鍊成繼往開來的有意義、有價值、有尊嚴的全人。也就是身而為人，必須留意自己的時空定位與歷史責任，這就是古往今來中國知識份子所肩負的歷史意識和人生使命。

由此觀之，人文思想就是讓人們思考關於「如何做人」的問題，思考應當如何對待自然、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對待歷史與未來。如果社會上的人們對於這些方面有了理性的全面的思考，把自己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在行為上

³ 徐芹庭，同上，頁 191。

⁴ 林安梧〈科技、人文與『存有三態』論〉，摘引台北：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論文集，頁 166。

⁵ 馬戎，〈人文思想與中國現代教育〉，摘引台北：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論文集，頁 198。

注意分寸和節制，社會就會平和及有序地發展，人們也就更能成其為「人」。人文思想不僅是以人為本，而且把人放到「人與自然」、「個人與他人」、「個人自身反省」、「個人與歷史進程」這四個時空維度裏來進行綜合思考，並追求遠在物質文明之上的另一個境界⁶。

二、人文精神在於超越物質與精神二元對立的超越意識

所謂「追求遠在物質文明之上的另一個境界」，即是將人的自我執著性和人與人、人與一切對立性的矛盾質素抽離，跳脫對待、超越形而下與形而上的範疇，在無畏生死的解脫境界上，完成了全人的生命終極意義，這是屬於宗教修養的層次，也即是論者為潘光旦教授的四維向度增補的第五維向度。

生命的第五維向度，是針對啟自儒家人文內涵的四個時空維度，所擴增再予提升的生命之超越向度。這種超越向度的思想源本潛形在老子「道德經」與莊子「南華經」的智慧典籍裡。

「道德經」(體道章第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竅)，此兩者有同出而異名」。其本意為提示老子對宇宙的本體論⁷，表達了中國聖哲對於超越物質與精神二元對立的生命觀察。

「南華經」(天地篇)云：「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丑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這一章節的重心是在「以無為的態度去處世也就是天道，以無為的方式去表達就是德」、「不被外物挫傷心志就是完美」、「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謀財貨、不近富貴；不因長壽而高興，不因短命而悲傷，不以通達為榮，不以窮因為恥；不取全天下的利益據為己有，不以身居王位而彰顯自己」⁸，這種「萬物一體，死生同狀」的觀點，以及「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樂壽、不哀夭」等的見解，直可與老子「無欲」、「無名」的生命境界相呼應，它們都屬於人文內涵的五維向度，也就是超越精神與物質二元對立的超越境界。

肆、生命文化的核心樞紐：人文思想的融攝與更化進路

一、當儒家的倫常與佛心對遇

中國古聖先賢在四維時空維度中的微言大義，充盈著以人倫為本的生命關懷精神，以及繼往開來的歷史意識，這些思想觀念大多遍佈於儒家孔孟之學的四書典籍之中，而諸多歷代大儒也都著墨甚多，至於第五維向度的超越意識，

⁶ 馬戎，同上，頁 200。

⁷ <老子道德經>，再版第六刷，台北：紫玄道院，頁 1-2。

⁸ 周蘇平，張克平譯，<莊子南華經>，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 12 月，頁 149-150。

則先有老莊的生命哲學，繼而經由漢明帝延請西域高僧將印度的佛陀寶典植入東土之後，中國的人文思想乃藉著思想更化、融會、蛻變的接枝與攝化，完善了現量界與超越界的對話機制。從此，「人」在此生的做為，不僅需要向自己負責，向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負責，向上下縱橫的五倫網絡負責，向自然生態負責，更可以在本身性德修養的心靈感應上，和超現象界、超物質界、超宇宙時空界的多維生命界相會通、相連繫。因而，「人」的生命就不再侷限於短暫的形壽，不再短視、陷溺在西方心理學的自我、本我與超我之身心層面、而能與天地萬物「和光同塵」，臻達「天人合一」的圓融解脫境地。

印度的生命哲學是一種含賅入世普化而又具有出世解脫的生命教育，它的思想智慧形塑在佛陀的全人行誼與關懷意識之中，兩千五百多年來，經由三藏十二部經的傳誦、實踐，普及亞洲各文化國度，及至現代，已宏揚於五大洲三大洋，形成與基督教、回教，鼎足而三的普世價值。

印度的生命哲學之所以能夠深值中土，攝化廣土民眾的中華群萌，主因應歸功於歷代高僧和睿智賢哲深諳正道普傳的要領，他們藉由「入中土則中土之」的文化相融原理，將印度生命哲學裡的四維五維向度，以與老莊思想和儒墨慧見相聯繫、相發明，再一方面能夠上度皇室貴、下化群臣百姓，適切地掌握中國人文思想的核心樞紐，再將超越意識的五維向度契入人間道，和儒家的孝道，墨家的兼愛，老莊的清靜無為思想互相通會，乃能遍灑「家家唸彌陀、戶戶拜觀音」的甘霖法雨，在政治變遷頻繁、社會變局多舛的世代中，安頓了億萬黎民的身心，超拔了苦難遷流的無數性靈。

二、中國禪的人文價值在於「中道不二」的生活禪

在普傳法脈、兼融儒家傳統倫理思想的佛陀生命教育系統中，最具有象徵意涵與實踐功能者，莫過於中國禪宗第六祖慧能大師。慧能所開展的中國禪，即是使好談神通的印度佛學，還歸於平易近情的人間道，試看他的「無相頌」：「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這段話是何等的平易近情，展現在面前的，是一個平平實實的人間世。由這種反對神通的思想(佛陀所闡揚的修行觀，正是為了破除印度婆羅門教根深柢固的階級意識與神通感應而來)，再進一步，就一變而為禪宗不拜偶像的獨特精神⁹。這種卓然特立、不隨流俗而又能潛移默化群倫，達到移風易俗目的之化成模式，正是中國生命文化的核心樞紐，也是人文精神兼具融攝新舊、更化創新之所在。

三、人文就是「超然物外」而又「還諸自然」的生活實踐

再進一步說明，慧能強調「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他的平實，是把道體往內拉，成為清淨的本心。至於禪宗後來衍續慧命的馬祖道一禪師卻直截的強調「平常心是道」，他說：「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

⁹ 吳怡，〈禪與老莊〉，五版，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4 年 3 月，頁 13。

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

道一這種思想顯然是從慧能「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謂道」中推演出來的。因為所謂平常心，按照字義來講，「平」是平等無別，「常」是常住不遷，這正和慧能的道體相契。由於道一的思想充滿了老莊的自然色彩，所以他的門人也都順著這條路線，發展成一種完全以自然為主旨的禪學。如大珠慧海(禪師)曾答覆別人的問難說：「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景德傳燈錄卷六)。這裡的「嗜欲深者機淺」和莊子「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大宗師)是如出一轍的¹⁰。

論述到這個層次，人文思想的深層結構以及生命文化的心靈感悟，便愈發顯得精微細緻，這種毫微纖細的程度是輕薄透明的，是無須贅述解釋而能直下明白的，這就是禪宗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了然境界，而它的本來意義就那麼瀟灑自然地呈現在行道者的生活樣態中，既無矯恣造作，也不用多做包妝，它就是無分物體、型態與主觀好惡的湛然心境，也唯有參悟透徹的能人得以深契無礙。

伍、人文是流體生命中的活水源頭

從人類懂得思索生命為何物？想進一步探討生命何以「無常」開始，人文教化之路就為人類點亮了一盞破暗尋光的明燈。這一盞文明智慧的燈炬喚醒了沉迷億萬年的靈海孤舟，在長夜漫漫的娑婆世間為一波波輪迴無盡的流體般的芸芸蒼生，擺渡生死，導正迷航。

一、人文是點燈照路的尋光之旅

人文教化若僅止於一場熱鬧排場，那就太糟蹋了人文價值；人文藝術若只設定為單一學門或特定權益者的工具，那是窄化了人文視野；人文不在乎一時的成敗毀譽，不理會流俗的批評貶損，不牽就官場奉迎的陋習，人文之可親可愛，就在於它永遠扮演著清流的角色，不為名利去屈就，只為渡生而放流。

以人文的深層智慧來觀想，生命的發展過程有如流水般潺潺而過，生命體相由童年伊始，在天真爛漫的遊戲間成長；幸福的孩子能在長輩的庇蔭下享有健康的天倫樂趣，而不幸的稚兒卻可能在破散的落難的烽煙中流離失所。從童年跨越到少年，生理的性別特徵和心理的感性夢想，隨知識的學習與際遇差別，遂有觀念、記憶與情感認同的印記。當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浪漫年歲逐漸褪去了懵懂的幻境，由青年邁入壯年乃至中年的體驗，猶如細流入江入海般地翻滾沖濤，時光之流痕與身心的變化生滅無已，等到步入老年，在某一沉澱思緒的黃昏夕照中，才豁然顧盼生命的光彩，向漸漸淡逝的遠景尋索一些破碎的回憶。

¹⁰ 同上，頁 85-88。

二、人文是流體生命的定向樞紐

生命本身即含有流體的特質，它的社會意涵叫做「變遷」，它的宗教意涵稱為「無常」，它的醫學符號名為「新陳代謝或老化」。不僅形骸身軀的生理狀態沒有一成不變的「青春」，連同身體的同位結構——「心」，也沒有固著的觀念和意象，它常隨著身份、時空、事物與因緣的移位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身心的本質是流動的，有如自然界的山川景物以及人類社會面的各種器物、制度、意識形態、價值等，它們依附著人的主觀認知與現實需求，遂有利害、好壞、可否之別。由於生命的內外都含有流體般的特質，那麼，在流變過程中，賴以維繫秩序、辨識深沉意義、賦予生命價值的，就是人文思想以及憑藉實踐力所積累創造出來的人文精神。

通常，人文思想是經由各民族、各地區、各時代的智士仁人逐漸琢磨，締造出來的，他們能在流體般的生命、生涯與生活過程裡，憑藉捨慾斷惑的修行體驗，覺察到生命如流體的道理。泰國高僧阿姜查說：「你曾看過流動的水嗎？你曾看過靜止的水嗎？如果你的心是平靜的，它就會猶如靜止的流水。……即使心是平靜的，你仍然可以增長智慧，你的心將如流動的水，但卻是靜止的。心幾乎完全靜止，不過，(生命)卻依然在流動。因此，我稱它做『靜止的流水』，而智慧可由此生起¹¹。阿姜查的智慧語言和修行成就，即是人文思想的表徵，他的生命雖然如流水般地在人間稍縱即逝，但是，他的覺世箴言和行誼典範卻烙印在許多追隨者的口碑上及生活行為中，這就是人文精神得以活化之所在。

中國禪宗的高人，鳩摩羅什的大弟子僧肇在其「物不遷論」裡有一則禪偈謂：「旋風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註：語出莊子，指生物之氣息也)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在這裡，僧肇非但沒有捨棄變化去談本體，相反的，卻是就變化處去證入(生命的)本體。同是一條河流，一面是水勢滔滔，沒有一刻靜止；一面又是千古如斯，未曾有一刻變動。僧肇便在這變與不變之間，就地一轉，把這個「無常」的物，轉入了永恆的常流¹²。論述至此，這些照耀著永恆常流的智慧之光，不正是體現出生命大流中的人文精神麼？

因而，論者於歷涉半百寒暑的人文薰陶情境之餘，也略有所感賦詩兩偈，其一曰「生命如流體」：

生命如流心無體，日月輪轉塵為衣；
喜嗔榮辱年增習，情執好惡歲漸積；
忽逢無常頻遷徙，瞥爾夢幻遁痕跡；
生死兩岸何處趣，放下雙邊叩禪機。

其二曰「人文可觀在留白」：

科技掛帥鬥乾坤，縱橫千山唯我尊；
博雅通識觀人文，飄搖寒江無人問；
得意時節日日春，幾度滄桑年增損，

¹¹ 阿姜查，〈靜止的流水〉，一版一刷，中壢：圓光出版社，民國 83 年 7 月，頁 26。

¹² 吳怡，前揭書，頁 42。

迴看西天留白處；山高水長不須尋。¹³

在當前科技掛帥，以邪見自詡為創新的學術與教育濁流中，稍具人文素養的知識份子，能否迴身內觀，往心靈幽靜處尋得「江河競注而不流」的「靜止的流水」，這便是在滔滔紅塵與滾滾險浪的留白處，悟到了人文的真跡。

陸、建構並豐實人文思想的教育綱領與養分

生命如流體的無常特質，促使人們在滔滔塵海般的生涯裏，亟想找尋一條可藉棲息、足供沉澱，得以皈依仰靠的「靜止的流水」。當一波波風光熱鬧的時髦玩意兒不再流行，當風潮捲過了高峰的時運，人們總要在高潮過後，省思生命的核心，想找回生命的重心，好讓自己與家人過得安心，這種盛極而衰、否極泰來，陰陽復返的迴旋律則，就是人類創造文明、建構人文的基本元素。

以整體人類的文化創造及文明演變過程觀之，人文思想的濡養奠基，以及人文精神的闡揚形塑，必須經由長時間的累積、磨合、對遇、消融與統整。從整合理論的著眼點來透析，無論東方或西方的人文思想率皆可以循三個層次予以建構、判讀、確認並加以詮釋再造。

一、薪傳生命文化的第一個綱領：經典智慧

人文化成的第一個層次綱領是屬於生命信仰、人生價值的建構系統，是生命文化的尋根軸線，它立足於人性的上游，以澄澈無比而又豐潤深邃的思想來引領世人解惑開慧，闡發性靈的生機，它的基本元素稱為「經典智慧」。

(一) 以西方的「經典智慧」為例，它們是(1)蘇格拉底(Sokrates, 470-399B.C)的「德行哲學」，(2)柏拉圖(Platon, 427-347B.C)的「理想國」與靈魂結構，(3)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 384-322B.C)的「生命圖像」，(4)希伯來生命信仰的思想核心：「摩西五書」與「新約聖經」，(5)伊斯蘭(Islam)教的「可蘭經」(Quran or Koran · Kuran)，(6)但丁(Dante, 1265-1321)的神曲(Divina Commedia)，(7)塞萬提斯(Cervantes Miguelde, 1547-1616)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8)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A · D)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od, 413-426)等¹⁴。

(二) 以東方的「經典智慧」為例，它們是：

(1) 老子的智慧：「道德經」，(2) 內聖外王的全人之學：「易經」，(3) 溫柔敦厚的生命涵養：「詩經」，(4) 立身處世、經世致用之學：「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5) 中國禪宗的宗廟之美：「六祖壇經」，(6) 中國文學的百官之富：「紅樓夢」，(7) 融兵學與心學為一爐的上乘武經：「孫子兵法」，(8) 人文瀚海中的壯闊波瀾：「古文觀止」等¹⁵。

上述列舉的東西方智慧經典，都可以代表東西方思想的核心與文化發展的軸線。它們經歷了三千多年的傳習演教，在人心深處指引出宗教性的生命歸

¹³ 劉易齋，〈全人教育創藝文采〉，中壢：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民國96年3月22日，頁4。

¹⁴ 劉易齋，〈生命學概論〉，初版，台北：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民國95年2月，頁105~108。

¹⁵ 同上，頁109~117。

宿、哲學性的真理探索、倫理性的社會價值、文學性的人性光焰、藝術性的心靈視窗、科學性的辨證理則、實踐性的生活蹊徑，以及包羅了人性最珍貴的反省意識、批判意識、創造意識和自由意志。這些經典內涵所示喻的生命座標，就好比阿爾卑斯山和喜馬拉雅山矗立在西方與東方的地脊線上，它們是東西方的文化地標，它們的原創智慧與精神靈糧，就象徵著世界的光、生命樹的根、生命河之泉，是人類人文思想和生命教育的共同資產。

二、辨認生命文化的第二個綱領：文化基因

(一)「文化基因」的概念：

西方和東方都各自擁有它積累智慧與文化資產的人文寶藏，這些蘊蓄著磅礴生命能量的人文內容，包括經典的闡釋、器物的模塑與應用、聖哲人物的典範行誼、社會價值與倫理的建構及規範、道德和律法之彰顯及遵行、科技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宗教、教育、藝術、哲學、音樂、建築與文學等的創作及薰陶等它們相互融盪、匯合成薪傳「生命文化」的血源脈絡。這些人文慧海所呈現的形式，可謂既龐大而又細緻，既深廣而又精嚴，它們由個體生命連貫到家族再普化到全社會全民族，是一種由小點的彼此連繫到縱橫綜錯交會成線的一幅幅錦繡織景，再由時間、空間與思想智慧的串梭線條、複合成重巒疊翠般的立體性的大山大水，再經由內外激盪、燈燈相照般的人性光焰穿射出一層層繁衍無際的萬象景觀，這些人文景觀及其思想內涵，如同人的記憶和呼吸，深植在人們的傳遞經驗與生活步履之中，它不是獨立於人們生活以外的空想，而是浸透在文化生命的血脈裡，經由代代相傳、記憶辨識與生活實踐的過程、融鑄為情感認同的人文徵象，我們可以稱它為「文化基因」。(或歷史基因)。

文化基因是以文獻的形式、人文的內涵和人們的生活方式來呈現，就像人體基因一樣，具有記憶性，遺傳性和歷史承傳的特質，當我們探討東西方人文思想的時候，不可忽略它們的歷史基因存有某種型態與內涵的差別。而我們也必須深切地體認，當一個民族國家失去了歷史與文化基因的記憶，便形同文化的孤兒，在強勢征服者的資訊羅網內，變成文明斷層的商業膺品。

(二)東西方文化基因之異別

我國近代大儒錢穆教授曾說：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在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輓。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是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¹⁶。

錢氏咸認中西歷史文化的型格不同，故其變遷型態和文化特質也相異甚多。錢氏謂：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一統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闢一奇迹。近人好以羅馬(西方)帝國與漢代(東方之中國)相擬，然兩者立國精神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之型

¹⁶ 錢穆，〈國史大綱〉，修訂十三版，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74 年 12 月，頁 12。

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圍，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羅馬如於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¹⁷。

辨識中西方歷史文化之不同，探索此兩型歷史基因之相異，還可以從經濟社會層面與飲食文化上來分析。在經濟社會方面，西方偏重於商業與遊牧，畜牧的經濟生活型態，所以其社會結構的特色在轉換，為求競食畜肉資源，故講求力的支撐與四圍之鬥，遂有冒險與物競天擇之經驗法則。中國則以農業、物儲的經濟生活作為文明基調，其社會結構的特色是依循以家庭為本位的倫理規範，再循五倫與互助相融的模式，來擴大精神與物質文明的領域。再者，西方的傳統飲食偏重肉食、醇酒與燕麥，故身軀魁大卻皮膚粗糙。中國的傳統飲食偏重於蔬菜、米食、故體位均衡而皮膚光華柔潤且較為長壽。故知，西方人冒險進取，中國人安土重遷。因著種種環境因素與文化內涵的發展格調不同，中西方的歷史形格便顯示出對於自然、社會、人文等多面向、多層次的迥異脈絡。

（三）文化基因的薪傳與突破

現代醫學和遺傳學嘗有所謂基因蛻變的現象研究，而歷史性的人文質素也有蛻變的現象。人文思想的歷史基因如同人體的免疫系統，當它遭受外來病毒或不適當的體內細胞與外在毒素相滲透之際，其免疫系統便會激發警覺訊號，這就是人文思想中的薪傳功能和突破機制。

二十世紀末，不少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史學家都特別注意到古代文明發展過程中有一種「突破」的現象；有人稱之為「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也有人稱之為「超越的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公元前一千年之內(the first millenium B.C.)希臘、以色列、印度、中國這幾個古老民族都先後方式各異地經歷了這種「突破」。所謂「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對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與歷史上的處境，發生了一種系統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通過反省，思想的型態確立了，舊傳統也改變了，整個文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更高的境地¹⁸。

約而言之，「哲學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是和古代少數聖哲的名字分不開的；中國的孔子、墨子、老子，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釋迦牟尼都是「突破」的關鍵人物。但是，作為古代文化發展中的一個必經階段而言，「突破」卻並不是少數聖哲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的。相反的，這些少數聖哲正由於把握到了文化發展的動脈才能有所「突破」¹⁹。

從中西方文化發展史的歷程觀之，每當各民族國家發生政治變遷或社會鉅變的時候，都有一個「禮壞樂崩」的衝激過程，它的造成因素可能是外患、也

¹⁷ 同上，頁 13。

¹⁸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初版五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75 年 10 月，頁 41~42。

¹⁹ 同上，頁 44。

可能是內亂；可能似周王朝式微、諸侯競勝的封建解體現象；可能似宋朝「重文輕武」政策導致亡國破家；可能似明朝中葉之後的「閉關鎖國」策略耽誤了中國文明更化的契機；可能似清朝末年「維新變法」失敗激發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運動；可能似台灣自二十一世紀以來「重選舉、輕禮義」、「重政爭、輕經濟」、「重科技、輕人文」等內耗失策所造成的倫理廢弛狀態。這些種種崩壞現象促激了每一時代聖哲賢豪挺身而出，懷抱著「願以身心奉塵刹」的廓然胸襟，從各個層面、各類型式、各種方法來聯合志士、奔走呼號。亟願拯斯民於水火，喚醒民族文化的巨靈，以嶄新的形式，果決的慧見、持恆的行動，來薪傳優質文化、突破紛亂變局，再造人文更化的新契機。

人文性的重大「突破」，不可能取自橫向移植的產物，近三百年來清朝「輕人文、重科技」的洋務運動已證明它的失敗鐵律。民國以還直到現在的「挾洋自重」或「重本土、去源流」的頑愚措施，正是造成文化基因日漸衰疲的主因。於今重振人文精神之道，必須是恢復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康復歷史基因的免疫系統，以頭腦清醒的智力，洞察中西文明方的交會點，縱橫傳統與現代銜接的文化脈動，針對實事求是之社會需求，分進整合出具有優質性、創造性與實踐性的文化基因，方有可能在新的歷史巨流中站穩腳跟，跨向康莊的未來。

我們應該永遠銘記：一個失去了歷史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而一個喪失了文化歷史基因的國家，是沒有精神免疫能力的文化亡靈。

三、學習生命文化的第三個綱領：成就典範

人文化成的第三個層次綱領是屬於能夠顯揚經典智慧、薪傳文化基因，為民族文化、為生命信仰、為普世價值繼往開來的典範人物，它象徵著生命文化的創進生機。這一個層次所要提示予現前當來所有民族同胞的，不僅是一種原創性的思想或意識型態，也不僅是堪稱一時代、一國家、一地區的模範人物或媒體寵兒，他或他們的人格、情操、智慧和實踐力，必須足以作為全人類恆久效法的良知原型。

人文思想所要推崇的聖哲典範，不是以傾軋他人來獲取一己利益的權術達人，不是憑靠他人的血肉之軀來墊高自己腳跟的戰爭贏家，不是僅僅滿足於一己思想殿堂的學術方家，不是發現、發明了一種新奇事物卻又連帶引發無窮後遺症的科技天才。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所標舉的典型人物，必須具備幾個基本特質：

- (1) 具有開啟全人類知性思想的啟蒙者，堅持理想主義，而且為求真理寧願以身殉道者。
- (2) 懷抱悲天憫人的慈愛精神，以實際行動奉獻人群，打破族群與國界的藩籬，畢生捐輸終無悔。
- (3) 不屈於生理的殘缺，克服心理障礙，憑藉堅毅不拔的意志和苦心琢磨的技能，宣揚人性向善的光輝，具有移風易俗之功德者。
- (4) 思想慧見或情操行誼足以感召人心，為人群指引平安、和諧之正道，其道德修養足堪表率者。

(5) 具備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在一時代、一國族、一重翻江倒海、天崩地裂的逆轉時局中，勵節貞心、誓挽狂瀾的仁人志士²⁰。

(一) 以西方的「聖哲典範」為例，他們是：(1)為道殉身的智慧勇者：「蘇格拉底(Sokrates, 470-399 B.C)，(2)拯救人間墮落靈魂的彌賽亞：耶穌基督(Jesus Christ.30~6B.C)，(3)指引人性精神文明的心靈：但丁(Dante, 1265-1321)，(4)現代護理·白衣天使的創始人：佛羅倫絲·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5)克服障礙，傾其一生為人群服務的勇者：(海倫·凱勒(Helen Keller, 1880-1968)，(6)人道主義的普世典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7)卡里·紀伯倫(Kahlil Gibran, 1883-1931)的《先知》(The Prophet)巨靈(劉易齋：2006, 126-135)等，如果，以這五個特質來推選東西方的典型人物，概約可以略舉數人，作為後世憬仰、效法的聖哲典範。

9 (二) 以東方的「聖哲典範」為例，他們是：(1)迎請旭日的東方明燈：孔子(西元前 551-479)，(2)生命教育的全人典範：佛陀·釋尊(西元前 565-485)，(3)兼愛天下的民族寶光：墨子(西元前 489-403)，(4)鞠躬盡瘁的曠世奇才：諸葛亮(西元 181-234)，(5)萬里慈航的宗教奇葩：玄奘(西元 600-664)，(6)光耀寰宇的世紀偉人：孫中山(西元 1866-1925)，(7)照亮世界的和平之光：印度聖雄·甘地(西元 1869-1947)，(8)亞洲政壇的民主新典範：李光耀(西元 1923~)²¹等。

上述列舉的東西方聖哲典範，概皆擁有卓然特立的高貴人格，他們展現在自己同胞與世人眼前的風範，正是當代民族的靈魂、文化的薪傳人、上帝的使者、道德良知之眼目、歷史長夜的慧炬、拯斯民於水火的領航人，他們的名字可以是聖保祿、聖奧古斯定、聖女貞德、德蕾莎、張良、司馬遷、魏徵、史可法、文天祥、林覺民、雷鳴遠神父、台灣「抗日三秀才」²²(註釋)等，他們的

²⁰ 劉易齋，前揭書，頁 125~126。

²¹ 同上，頁 126~156。

²² 劉易齋，〈看見生命文化〉，初版，台北：全威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98 年 2 月，頁 31。

註釋：所謂「台灣抗日三秀才」，是 1895 乙末年，台灣抗日戰爭中，為保台抗日英勇犧牲的三位客家籍的領導人物。出生於苗栗頭份的徐驤，十八歲考上秀才後，在地方上開館授徒。乙末年，日軍侵台，在地方人士支持下，徐驤組成義軍，加入保鄉的行列。在可考的歷史中，從龍潭陂的第一戰開始，一路和日軍鏖戰到台南曾文溪，徐驤總共經歷十二次大戰，最後就死於台南。在許多台灣史家的眼中，徐驤是所有義軍領袖中表現最突出的一位。被唐景崧任命為「統領台灣義民各軍關防」的吳湯興戰死時，二十七歲的妻子黃賢妹，投水殉夫被救起，卻仍絕食死亡。而當時年僅二十出頭的姜紹祖，拿出家產招募義軍，半個月內散盡家財，在作戰時一度被日軍所俘，家人費盡心力將他保出，他旋即再招義軍出戰，戰死時，留下年輕的妻子，以及尚在腹中的孩子。徐驤、吳湯興、姜紹祖都有秀才功名在身，以文人之姿領導抗日，後人稱為「抗日三秀才」(摘引—李永得：2007, 7-8)。

西方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其名著《國富論》(1776 年)出版前十七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年)第一章「論同情」一文說：

光芒，不限於一時一地的亮度，他們的榜樣、行誼、隨著時間的拉長、空間的放大愈顯輝煌，這一個個列位典範的聖哲賢豪，就是人文精神的徵象，他們的生命不朽，如同人類精神文明的豐碑，永遠活在世人仰望的心坎中。

柒、如何落實生命文化的人文精神教育

一、檢審台灣人文涵養的落差及民氣脈絡

今日在台灣，擁有高學歷的碩博士、教授、校長、董事長如過江之鯽；在企業界富甲一方，能掌控金權的大亨、名流所在皆有；於政經界呼風喚雨，雄霸黨國要津，權傾一時的政要商賈，如潮奔湧；在媒體、娛樂界一夕竄紅，聲名大噪，卻口吐黃腔，令人不忍卒睹的媒體寵兒，如流星雨般瞬間過氣。還有，於近一、二十年擅長運用媒體、依附當朝權貴孤峰拔起的某某宗教大師、靈修高人、能量異數等等，他們對群眾的影響力不可輕忽，但是，他們的人文素養、品學內涵或行為模式，卻往往令人不敢恭維。為何會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表裏不一之嘆！

歸根究底來說，就是民族國家的人文精神教育未能深耕、普及的緣故。

另一方面，我們從體制外的三條人文軸線觀之，卻有「禮失，求諸野」的悲喜之感。其一是每逢週末、假日，享有華廈八千年文明寶藏之譽的台北「故宮博物院」，觀賞人潮歷久不衰，在異國觀光客中又以日本為多，足證東瀛人士的文化素養頗具水平。這一方瑰寶不僅是整體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文化重鎮、更且是文化基因的解碼拼盤和國魂之所繫。其二是台灣佛教界各大系統於近二十餘年間所珍藏保存的古物、文獻，以及新開發、創新的「心靈環保」智識，諸如法鼓山、佛光山、慈濟功德會、中台山等，均具有浸濡人心、移風易俗的教化功能。其三是散落在台灣各文教機構、民間基金會、民俗廟宇、宗祠、個人典藏的文獻、器物、創作等軟硬體之中。

這三條人文軸線最具有主導力量、而又兼具學術、教育、整合功能的、首推台北「故宮博物院」，其次是佛教界各大系統，他們對於人文器物、文獻的珍惜，不亞於歷代各大道場的護衛典藏，有此卓見器識，得歸功於其山系創辦人、開山者的人文素養和歷史意識。再其次，散落於草野的私人珍品、古物、新猷，端視其人的福德與文化胸襟，而其所衍傳續命的時間也最短淺，故流通性也最大。政府有司宜重視這一系統的保存、維護、且亟需編列年度預算予以收購國有，並給予適切的歸類養護。

二、倫理與品德是重塑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

無論我們認為人如何自私，在他的天性中必然有若干原則，使他關心他人的幸福和喜樂，雖然他從中並無所獲，只不過樂於見到而已。這就是同情或憐憫，也就是當我們看到或想到別人的不幸所感到的一種情緒。我們從他人的哀傷中感到哀傷，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需要任何證明，而且這種情操，像人性中其他原始的熱忱一樣，並不限於善良慈悲之士，即使窮凶極惡之輩與鐵石心腸的亡命之徒，亦非全無同情之心。

三條軸線的人文典藏固然是人文精神的寄寓表徵，惟人文精神之貫注人群，融生活與教化於一爐，才是人文奠基、普化薪傳之要務。就此基礎面向而言，倫理與美德應該是重塑台灣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

這一段雋語，我們不妨視為他的經濟學的倫理基礎。史密斯認為有利己人之心，也有利他之心。利己是生物的本能，切身的感受；利他則是出於同情，使我們對別人的幸福或不幸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史密斯從我們對幸福(happiness)的關心引申出三種美德。我們關心自己的幸福，因而產生審慎或穩健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我們關心別人的幸福，因而產生公正的美德(The virtue of Justice)和仁慈的美德(The virtue of beneficence)。前者教我們不可傷害別人，後者教我們造福他人。審慎源於自私(selfish)，公正和仁慈源自我們的仁愛之心(benevolent affection)。而我國經濟學者孫震教授認為史密斯的思想和我國儒家最大的不同，在於儒家認為發揮利他之心，造福人群才是善；史密斯卻認為在倫理的基礎上追求自利，更能有效的達成公益²³。

從公益的利他而間接地惠澤於利己，原本就是合乎良性循環的因果法則，史密斯的經濟學之倫理思想，其實很能反映當前人類整體社會的現實情境，當人們一味於因為嗜肉而大量糟蹋穀物與水資源的同時，又因為追求便捷，而快速地消耗地球能源，進而導致廢氣排放嚴重造成臭氧層破洞，遂有地球暖化效應、冰河融解、自然生態反常的惡性循環後果。這些種種顯而易見的理論和現象。卻遭受強權國家及既得利益者掩耳盜鈴的蓄意掩飾，如此愚痴行徑不得不令人感慨倫理之實踐，非不知也，不行也。

再者，近十年來，台灣政治風氣敗壞的始作俑者，常假藉民主選舉操弄族群鬥爭、干預司法、貧富對立、鎖國飾非、製造意外事件等卑鄙伎倆，意圖以一己私利，裏脅全台人民之生命財產和意志，這種倒行逆施的行徑，正是導致外商怯步、台商出走、社會動盪、經濟蕭條、自殺遽增、民不聊生、國勢日下的主因，而其明目張膽的貪腐、誑言、說謊的內在因素，則是廉恥道喪、倫理凌夷之故。

因此，欲力挽狂瀾，重振國魂、再現天日，非從人文精神的倫理實踐不可，而欲落實人倫與社會正義，乃必須從家庭教育扎根，由學校教育奠基。就實務面而言，儘量謝絕寡廉鮮恥的政客與某些低俗藝人進入校園，避免造成「出名，就有市場；掌權就有舞台」的錯覺。在正向教育方面，亟需舉辦與民族正氣、聖哲典範或美德行誼相呼應、可薪傳的教化活動、如此蔚為優雅有禮的校園風氣，則台灣命脈庶幾得以恢復一些人性。

三、人文精神是家庭、學校、社會三環一體教育的核心價值

數千年來，家庭教育一直是我國文化傳習的磐石，也是民族氣節賴以薪火相傳的根柢，無論是飽讀經書的士大夫階層或是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在家庭孕育的成長過程中，都會經由親長之身教言教體認「做人」的基本道理，譬如朋友之間的信守承諾、親族鄰閭之間的尊卑進退、男女之間的歸屬分際等等，並不因教育程度的差異而有踰越苟且。

²³ 孫震，〈人生在世〉，初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2月，頁22~23。

近現代社會的文明發展變遷快速，家庭的薰染教育逐漸被學校教育所取代，工商業與資訊社會的演進，以及職業型態和生活作息的多樣性，造成三代、四代同堂的傳習教養產生斷層，人文智慧很難在短促又急切的機械式教育、模組中孵育出來。以考試成績為憑，以評鑑等第為尚的學校教育機制，窄化了教育的視野和胸襟，人文被裝飾成應景的櫥窗，而學校辦學之目的已異化為專業分工知識與技術的複製所。

失去了人文教育中最佳初階的家庭教養時遇，稍有概念的教育學者及政治家，總是亟想在學校課程及校園環境裡規劃、鋪陳一些含有人文質素的軟硬體，這就是所謂的人文課程與情境教育，而一所學校（無論是小學、國中、高中職或大專校院）之是否擁有教育的靈魂，則端看這所學校的主事者（董事長、家族興學又身兼校長者或極少數擁有被授權的校長、重要主管）是否具有人文素養而定，當然，在提供完善課程、人文師資和優質場域之同時，仍需以不急功的觀念和心態來賦予時空磨合的濡養條件，在經過長時間的內外融和之後，人的道器才有可能臻達身心靈統整的均衡狀態。

再者，社會教育乃是家庭教養與學校教育的整合應用場域，就這一環節來說，媒體的責任是深鉅的，遺憾的是，我國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解嚴開放至今，仍缺乏政治管理者、教育人士、媒體從業及社會公義、清流者的觀念交流與共識，遂形成文化投資聊備一格，而人文教育產生淺層效應的虛浮現象。

針對上述人倫脫序、教育脫軌的現象，論者咸認台灣經由選舉而獲掌國家資源的為政者，應該秉持歷史使命感和政治道德良心，以恢宏的氣度和雄略之格局為民族國家的生命文化規劃出一幅可長可久、根深質精的人文教育藍圖，從經費、策略、人才與實務等中長程遠略中，開展出連繫家庭、學校與社會三環一體的人文精神之生命樹，俾能將人性沉淪的末世紀力挽狂瀾，重振人性之光耀。

捌、結語

生命文化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內涵，人文精神是生命文化的主體脈絡，做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為求生存發展、永續經營生命的文化張力，是有其必要的。這種所謂「人之異於禽獸幾稀矣」的些微差異，正是人性最尊貴的、最特別的資產。

從易經「觀卦」的人文化成之道，延伸出天人合一、天人物我的三才統合法則。由超越物質與精神二元對立的人文慧解中，擷取中道不二的生命觀和人生觀，而人文與科技的和諧、人性與自然的相融、傳統和現代的銜接、智慧與生活的交集、需求與素樸的對話、創新與倫理的相得等等彌合、統整之道，就是人文化成的最佳進路。

生命文化不僅是一門學問，它在根植人性的水土中，需要憑藉生活化的濡養、涵養和修養來賞析它、成就它、實踐它。

綜合而言，人文化成的薰陶與濡養需要長時間的孕育、默化，我國歷經三百年的西化、現代化與洋務運動，在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不無可取、可資稱道的成就。就文物典藏和境教模塑工程上，已漸臻水準，然而，媒體的素養和政

治人物乃至公眾人物的人文涵養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一國之強弱興衰實不能僅以軍售或文化中心之預算多寡做評斷，若想衡量、預測該國的人民素質及國家發展前途，則可以從其國家政府挹注在教育經費中的人文類別款項以及文化建設金額略知一二。

由歷史經驗軌跡和近現代文明發展之願景觀之，台灣的人文精神教育應該是華人世界的文化創進指標，在整體生命文化更化的進路中，人文精神教育之成功與否，將注定台灣可否成為文化創生中樞或降格為文化膺品的重要憑藉。